

聊斋闲话

书人书话

诗意八月

◆ 陈鲁民

八月,夏天的尾巴,秋天的开头,金桂飘香,果蔬丰盛。宜呼朋唤友,登高望远;宜文人雅集,谈天说地,是一段充满诗意的日子。

《诗经·豳风·七月》里就对八月有多种生动有趣描述。一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苇”,意即大火星西行,天气开始转凉,农人在八月把草割好,为冬天做准备。二曰“七月鸣鴈,八月载绩”,意思是说,七月伯劳鸟还在欢快鸣叫,八月人们就把麻搓捻成线或绳。三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七月时蟋蟀还满地鸣唱,到了八月,夜里凉了,就跑到屋檐底下唧唧。四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七月各种瓜果上市,人们大快朵颐,八月摘下葫芦或瓠子,做成菜蔬。

八月,是收获的季节。新稻登场,玉米饱满,红薯出土,花生飘香,苹果上市,鲜梨装箱,石榴咧嘴,大枣红脸。庄稼人忙着收打采摘,归仓上市。累归累,心里却是高兴的,半年辛苦没有白费,日后花销开支都有了着落,小孩子在地头田间嬉戏打闹,老人家满脸皱纹笑成一朵花。

八月,就有点秋高气爽的味道,虽中午仍很热,与盛夏无异,但早晚都有凉意了。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平均说法,湖广一带还是酷热难挨,汗汗如雨,更不待说著名的“四大火炉”。

八月,蜗居在成都的杜甫,寄人篱下,收入微薄,衣食尚不宽裕,自然盖不起结实好看的瓦房,只好忍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苦难,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窘境相伴。好在“诗穷而后工”,他留下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境界高远,诗意盎然,为人千秋传诵。

刘禹锡仕途得意,官运亨通,最高做到礼部尚书,副国级干部,待遇优渥,俸禄可观,自然不愁生计,所以有闲钱也有闲心去看八月钱塘江大海潮,并有感而发,赋诗《浪涛沙》以为纪念:“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作雪堆。”大气磅礴,意境不凡,不愧其“诗豪”之誉。

民间向有“二八月乱穿衣”说法,季节交替之际,你笑我超前,我也不笑你滞后,春捂秋冻是基本原则。八月街头,T恤与夹克齐飞,短裙共长裤一色;老妪与潮女各取所需,老翁与型男各逐其爱。你追求时尚、美观,我崇尚舒服、惬意。凉爽八月正宜逛街,爱美的人有福了,满眼都是靓妹帅哥。

“春有百花秋有月”,桂花偏偏花开八月,特立独行。桂花清可绝尘,浓能远溢,堪称一绝。尤其是八月时节,丛桂怒放,夜静轮圆之际,把酒赏桂,陈香扑鼻,令人神清气爽。文人骚客,对桂花格外青睐,历代咏桂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多有佳作。李白诗赞:“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可托,何惜树君园。”清新飘逸,言简意深。杨万里笔下:“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浪漫潇洒,美不胜收。吕声之眼里:“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如橘绿与橙黄。”显得霸气四溢。李清照则慧眼独具:“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层层。”可谓佳句天成。

八月,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也最富诗意的中秋节,单是一轮明月,几阵秋风,就令历代诗人写下海量的诗篇。沧海桑田,星移斗转,但明月依旧,古今一理,毕竟“生活除了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平原客》:探寻现实背后的文化意蕴

◆ 段乐川

李佩甫说过,广阔的平原是他的领地,那里的人物就是他的植物,是他写之不尽的文学源泉。几十年来,他一直深植于中原大地,从不懈怠,笔耕不辍,一步步地播种着开拓着他的中原领地,讲述诉说着他的中原故事,创造刻画着他的中原人物。从《羊的门》里的呼天成,到《城的灯》里的冯家昌,再到《生命册》里的吴志鹏,李佩甫雕刻了一个个中原人物画像,一群群中原人物的众生相。他把中原人物写活了,写透了,写神了,写绝了。他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客》是又一部中原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只不过这一次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以一一起离奇案件为线索,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

《平原客》继承了李佩甫小说擅长处理复杂人物关系的传统。他追求在“冲突性张力”中塑造人物的观念,表现人物精神的复杂性、性格特征的鲜明性。《平原客》将这一文学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小说中有父子关系冲突、夫妻关系冲突、公媳关系冲突、同僚关系冲突、上下级关系冲突。这些人物主体关系的冲突和矛盾极富张力,有时剑拔弩张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李佩甫总是能够在平静而又简洁的叙述中将这些冲突和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李德林与两任妻子的冲突,读起来摄人心魄,扣人心弦。再比如,老公公安赫连东山父子的冲突,虽然没有戏剧性场面的铺排,但是通过赫连东山的“他视化”叙述,让人感受到父子两人冲突的力量、力度和层级。复杂人物关系的冲突,构成了《平原客》叙事的一大特征,也是作者处理人物关系的一种模式。

然而,这一模式在李佩甫的文学叙事中有着更深层的文化意蕴和社会考量。比如,李德林与第一任妻子罗秋漪的矛盾,本质上实际是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文明形态的冲突。罗秋漪不能容忍的是李德林带来的农村生活的方式和思维。再如,老公公安赫连东山父子冲突,之所以对抗到格格不入的地步,从内在关系来看是赫连东山传统文明思维与儿子90后数字文明生存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冲突。他不理解儿子数字化生存的逻辑,“仍然固执地认为,儿子的钱是不干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李佩甫始终关注的仍然是社会大变迁视野下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数字文明转型中的矛盾和困惑,以及传统文明的生存方式、生存思维在转向融入现代文明过程中经历的各种不适、各种问题和各种冲突。这种文明转型的精神苦痛,才是他创作的自始至终的母题。在所有冲突性人物关系中,李德林和第二任妻子徐二彩的冲突最引人注目。两者在没有情感认同基础上建立的婚姻关系,因为徐二彩婚后自私、粗暴和野蛮个性的逐步暴露而彻底破裂。面对这样一种情感存在,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德林,选择的却是一种根植传统文化深层的另类思维——“黑道”方式,来拯救自己无法用现代法律方式解决的婚姻痛苦。这就使得冲突具有了更大价值的反讽意味。一个曾经留洋归国而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主体思想的深处始终走不出的仍然是一种传统文明的思维逻辑和精神禀白。

相较于《生命册》,《平原客》创作的主题倾向似乎发生着变化。前者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让位于作者对人物成长和日常生活故事性关注。《平原

客》中的人物主体,似乎都不关心生存的终极价值问题,更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社会中的更高位置生存和更大财富攫取。没有精神底色的映照,成为该书人物主体的共同精神风貌。李佩甫似乎是有意回避此前创作的终极追问,转向一种更为日常的“自然现实主义”。于是乎,客观的现实白描成为作者写作的重心,故事情节的匠心设置成为小说结构的亮点。比如,常务副市长刘金鼎,主导其生存发展的思维除了权力欲望的逻辑,再没有充分言说的人生反思。与刘金鼎遥相呼应的,是司法局常务副局长姜保国在升迁受阻而表现出“精神扭曲”,以至于产生报复性杀人的思想冲动。企业家群体的精神虚空,同样在商人谢之身上表现得令人深思。为了衬托自己文化的缺失,他购买大部头书籍作为办公室的摆设,甚至到大学象牙塔进行所谓的“镀金”。附庸风雅、滥竽充数的洋相,令人叹为观止。围绕这些人物主体的精神缺失的呈现,成为小说引人思索的空间。

不得不承认,从《羊的门》开始,李佩甫的文学语言逐步走向成熟,风格逐渐自成一派。长短结合的句式铺陈,俚俗穿插的语言风格,不疾不徐的语言节奏,使得《平原客》的“中原味”更为浓郁。李佩甫具有捕捉当代新鲜语汇的天赋,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故事叙述中。很多生活用语被他轻松拈来,出神入化地运用。比如书中“端”字,被作者阐释得意蕴无穷。在这里,语言不仅是最高生活哲学,也是文化的根本存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观念,他对语言艺术的锤炼、打磨,才不断地驶向新的境界。(作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满眼黄叶又秋风(国画) 邢玉生

校园民谣

孩子们的校园

◆ 毛桃

清晨散步的时候,忽然看到今年秋天的第一朵喇叭花。是那种蓝蓝紫紫的不起眼的喇叭花,小小的,颜色却很足,在校园西侧的早园竹旁边仰起了小脸儿,在酷暑减退凉意渐来的微风里轻轻摇曳,还带着点儿潮气呢!哈,她可是秋天的前哨,每年只要一看到她我就知道,剩下的不到半个月暑假就会进入最惬意的时候了。

校园仍在修缮,图书馆西山坡上累累的石榴还挂在枝头,期间还能看到火红的石榴树。碧桃树上也是一串串的,人行道上法桐肆意生长,树下的兰花也快疯长成了野草。一切都静悄悄的,除了山坡上那一阵阵悦耳的蝉声。但我知道,各种生命都在那里生长——不管是石榴、碧桃、青梨,还是北区才稍微泛黄的枇杷,因为它们的时间,余下的这半个月将会是一生中最后的时刻——再不长就长得长了!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在孩子们返校后的那几天踪迹全无!在家蛰伏了一个暑假,他们个个兴奋异常,成群结队地在校园里转悠,互诉衷肠,还不时拽个石榴、拧个碧桃、剥个莲蓬助兴,有一回我还看见一对情侣合作,拿石块砸那将熟未熟的枇杷。

其实好吃的没几个。石榴、枇杷不熟,碧桃酸苦,莲蓬味道寡淡,改良后的观赏植物,果实能好到哪里去?但是,就是要尝尝,狗熊掰棒子一样,咬一口扔掉,再去够下一个——这个馋哪!有时我都觉得,他们不是为了摘果子,而是为了享受这个过程。可惜我却没有马老师他岳父那样宽阔的心胸,能忍受孩子们这样胡作非为。那个善良的南阳退休工人,在龙湖旁边开荒种菜,红薯一棵一棵地种,因为“吃风儿”,接的又大又多,地上都能裂出缝来!西红柿架子搭得能有一人高,又红又大,压弯了枝头,一走近就能听见一股股烈的番茄味儿。不过他自己的,还没学生们偷的多。可是,你听听人家说什么?

“哎呀,孩儿们谈个恋爱,寻个欢乐,摘就摘了吧,种了不就是让人吃的……”摘了中处处有这样的妙人。有一回去办事,中午在校内一家拉面馆吃饭的时候,一抬头看见对面黑色栏杆上用黄色纸箱板做了一个牌子,上面用黑色写着:“再偷我的生菜煮方便面,小心你们的狗头,不信你试试!——种菜老头。”但最令我开怀的还是学生们的回复:“试试就试试!——偷菜学生。”旁边再加一卡通小人,两手叉腰破口大骂,形神兼备,令人捧腹。

这些都是日日生活在校园里,在别处享受不到的幸福。我很知足。

新书架

《自然有答案》

◆ 胡南夫

该书是一本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动人散文集。作者是一名日本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艺术爱好者。两种身份的结合使得作者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在作者眼里,科学与艺术并不冲突,而且有共通之处。

本书最吸引人之处有三:一是作者与日本画家包括中国画家交往的一些奇闻轶事,其中有坂太郎、森田茂、片冈球子等日本知名画家,还有中国画翘楚王森然、张仃;二是作者创办了“挂满画的医院”,这在日本是一大

创举,使得医院变成一个不仅能治愈生理疾病,还能治愈人心的地方。三是作者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作者不仅为家乡捐赠了美术馆,还致力于开发家乡的经济。作者对家乡自然环境的描写和对宠物狗小黑的悼念尤其动人,读来情感真挚,令人身临其境,心向往之。

那些充满魅力的画作,那些令人尊敬的画家,那些自然清静的美景,那些令人难忘的回忆都流淌于作者的字里行间,唯美而真实!让我们循着作者的脚步,去自然中发现艺术与科学之美。



嬉戏(摄影) 吴建国

人与自然

清夜听虫鸣

◆ 宫凤华

张潮《幽梦影》曰:“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方不虛此生也。”在蟋蟀的浅唱低吟中,故园清秋如一位曼妙女子,涉水而来,步步生莲,眉目含情。

清凉夜晚,墙角下、草丛中、瓦砾里,许多杂糅的声音,远远近近地钻入耳中。有蟋蟀的金铃子、蝈蝈的,还有纺织娘的。时而急促,如流畅的江南丝竹;时而婉转,如幽怨的二胡曲。

蟋蟀古称寒虫,俗称“蛐蛐儿”。通体黑褐色,两翅摩擦发出鸣声,声音较金铃子单调些。金铃子,翅膀黄亮,毫须特长,叫声细亮。蝈蝈略显臃肿,欠矫健,靠翅膀发音。

月光清澄,蟋蟀们浅唱低吟,凉意沁入又委婉动听,让人心里霍地落满乡愁,止不住就念起“西窗独坐,满耳新蛩声”的诗句。

那时候,晨光熹微,家人还在酣睡,我们悄然起身,猫身蹑脚,仔细谛听,锁定目标,果断出手,呵,一只振翅欲跳的蟋蟀已被我捏住。

夕光濡染,炊烟袅娜,秋收后的泥土极其酥松。蟋蟀唧的一声,从这边小洞迅速窜出,一个有力的弹跳,又钻进那边的小洞藏匿起来。我们捂住洞口,最后,那只张须振翅,桀骜不驯的蟋蟀就被捉住了。欢乐的笑声在旷野上萦绕不散。

把各自的蟋蟀放进木盆里,毫须四触,昂首蹬腿,

气势逼人。有时从侧面或贴着盆底发起攻击,直至一方耗尽体能,无法再战,才见分晓。胜者振翅鼓须,鸣叫示威;败者悄无声息,沿盆慢跑,郁郁寡欢。这情形正如顾禄《清嘉录》记载:“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为赌斗之乐,谓之秋兴,俗名斗蟋蟀。捉笼相望,结成群。呼其虫为将军,以头大足长为贵,青黄红黑白正色为优。”

蟋蟀如娇羞村姑,总是躲在幕后,万籁俱寂,才轻轻唱歌,灵动的音符潜入长夜,细长如天边的一弯新月。也如怀乡的人,流露着丝丝怅惘和淡淡忧伤。蟋蟀的歌声是一首宋词小令,不似蛙鼓恣意张扬,颇有谦谦君子的儒雅风范。

“捉灵感秋而生,而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商音属悲声。蟋蟀们“瞿、瞿、瞿——”地吟唱着,其声呜呜咽,如凄凉哀怨的埙曲,枕月聆听,骚动的心静如一潭

连载



为啥要送给心明?”

刘健飞说:“心明是一年级学生,是我们的小妹妹,是个盲女孩,她需要帮助。我们五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有责任帮助她。”

“嗯,谁还有看法?”校长问。

范梅举手。

范梅说:“我的意见是送给心明。刘健飞说心明需要帮助。她需要的是啥样的帮助呢?是学习上的帮助。我们的‘活字印作文’活动本来就是从心明的学习开始的,是大强教妹妹的特殊行为启发了我们,感动了我们,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个活动。所以,如果我们把‘活字印作文’活动的泥版送给心明,一是能帮助她摸着学习,二呢,也是我们对范大强、范心明兄妹的一种理解和尊重。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五年级全体同学对他们兄妹俩的一种感谢!”

同学们忽然鼓掌。

范梅一时有些激动,接着往下说:“谢谢!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把两种意见合在一起,我们帮助心明做一个柜子,让心明掌握了这些泥字以后,就把它们存放起来。等我们将来长大了,再想去重温美好童年的时候,就去参观心明家那个放着泥字的柜子。我感觉这样更保险、更安全,会放得更久!”

同学们再次鼓掌。

校长笑了,说:“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你们说咋办好?大家举手表决?”

“好——”同学们应着。

校长说:“同意何用功意见的请举手!”

只有何用功等三个同学。李亚龙举了一下,看人少,又把手放下了。

“同意范梅意见的请举手!”同学们哗地举起一片。连高老师和贾老师都举了手。何用功看了看,也跟着举手。

李亚龙不满地说:“你咋也举手了?”

何用功大声喊:“我改变主意了!”

校长宣布:“好,尊重大家的意见,那就把这些泥版送给范心明同学!”

范大强笑着,鼻子一酸,眼睛红了:“谢谢!谢谢!我代表我妹妹心明谢谢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谢谢敬爱的各位老师!”

校长笑了,说:“我能不能说话呀?”心明大声要求。

校长说:“欢迎心明同学发言!”

心明说:“等我学完了这些泥字,就把它送到学校里存起来,让哥哥、姐姐们将来长大了好回忆!”

校长不失时机地高问一声:“大家同意吗?”

“同——意——”伴随着高亮而整齐的回答,如雨的掌声忽然响起。